

北

江

詩

話

北江詩話卷四

詩人不可無品至大節所在更不可虧杜工部韓吏部白少傅司空工部韓兵部上矣李太白之於永王璘已難爲諱又次則王摩詰再次則柳子厚劉夢得又次則元微之最下則鄭廣文若宋之間沈佺期尚不在此數至王楊盧駱及崔國輔溫飛卿等不過輕薄之尤喪檢則有之失節則未也

昨歲遊廬山憩於同年九江太守方君體官廨數日廨後卽庾公樓太守以柱榜見屬余爲篆一聯云半壁江山真劇郡一樓風月幾傳人太守首肯然頗嫌劇郡二字非古余舉三國志王觀傳示之

明帝卽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時觀爲涿郡守遂上言

以涿郡
爲外劇始折服也唐楊倞荀子注云劇囂煩也是魏時之
劇中平卽今之衝煩疲難所本

今楷書之勻圓豐滿者謂之館閣體類皆千手雷同乾隆
中葉後四庫館開而其風益盛然此體唐宋已有之段成
式西陽雜俎詭習內有有官楷手書沈括筆談云三館楷
書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是矣竊以謂
此種楷法在書手則可士大夫亦從而效之何耶

本朝若沈文恪姜西溟諸人之在

聖祖時查詹事汪中允陳奕禧之在

世宗時張文敏汪文端之在

高宗時庶幾卓爾不羣矣至若梁文定彭文勤之楷法則

又昔人所云堆墨書也

本朝冊封使至安南琉球等國海船中例載漆棺以備不虞棺上必釘銀牌十數枚鐫曰天使某人之柩蓋預防危險時天使卽朝衣冠卧棺內至船將覆則棺外已施釘令其隨流漂沒海船過而見之或鉤取上船至內地則告於有司以還其家必釘銀牌者所以犒水手無此則恐見亦不撿取也然事亦有所本宋天聖中御史知雜事章頌使遼死於虜中虜中無棺槨舉至范陽方斂自是遼人常造數漆棺以銀飾之每有使人入境則載以隨行至今爲例事亦見筆談

昔人笑馮道忘攜兔園冊子來然兔園冊子畢竟是唐及

五代時習尚若今日之習尚吾見其龍頭雜事而已矣又
 考兔園冊子雖不傳大要是類書之淺近者雖不及歐陽
 詢虞世南徐堅之詳審要亦其次也蓋初唐人撰集定無
 不舉來歷匙自作聰明之弊勝今日之錦字箋廣事類賦
 遠矣唐人及北宋人著書皆有法度故白六帖既遠勝孔
 六帖廣事類賦去吳淑事類賦則又不可道里計矣
 唐末詩人永年者殊少杜甫年五十九李白年六十餘王
 維年六十一韓愈年五十七孟浩然傳云年四十始遊京
 師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今考張九齡以開元二十一年
 十二月作相王維始從濟州參軍擢右拾遺是浩然遊京
 師當在開元二十二年以後至開元末浩然已卒是年亦
 不出五十高適傳言五十始為詩其卒在永泰元年年當

在七十左右白居易年七十五宋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皆六十六至南宋則詩人老壽者多陸務觀年八十六楊廷秀年八十三范成大年七十九袁年七十

袁大令枚自作生輓詩雖極曠達然尙不如身青山人李錯二語蓋其胸次之高悟道之早又非大令所能及其句云定知無物還天地何不將身占水雲

余家藏古鏡極多海馬蒲桃至十餘面相傳皆漢時物也六朝鏡亦四五內有二面形質極薄而雕鏤甚工疑皆宮禁中所用殉葬其一背銘云天上見長心思君王一背銘云久不見侍前稀君行卒我安歸篆法工整語亦悽豔余在貴州曾以天上見長鏡作消寒會詩題亦曾以課多士

倪進士模居望江之大雷岸余遊匡山回阻風華陽鎮因
徒步二十里訪之其讀書草堂距家三里正面建德諸山
屋旁卽雷港也余以二水山房顏之草堂後小閣七間積
書至五萬卷金石千餘卷平生嗜古錢撰泉譜四卷極爲
精審時阻雨留三宿乃去談次出其懷人詩三十首乞爲
點定詩非所長蓋學人之餘事耳

趙州師道南今望江令師範之子也生有異才年未三十
卒其遺詩名天愚集頗有新意五言如海霞明雁路松日
淡僧衣一庭如野濶雙鶴並人長均係未經人道者時趙
州有怪鼠白日入人家卽伏地嘔血死人染其氣亦無不
立殞者道南賦鼠死行一篇奇險怪偉爲集中之冠不數

日道南亦卽以怪鼠死奇矣

九江府署後距城有樓三楹人傳爲晉庾亮與殷浩等登眺之所不知非也亮鎮荊州時治所實在今湖北武昌縣土人名爲小武昌以別於今武昌府在江之北樓正面江故名南樓若九江府在江南有樓面江乃北樓耳何得云亮與浩等所登乎余同年方太守體以爲亮弟翼鎮江州時所築樓近之余有庾樓詩一篇云吳楚山川此上游茲樓剛對武昌樓南來傑閣推章郡東下雄藩是石頭頻巖舳艫趨海道全家棣萼領江州憑闌一望真無際千點飛帆雜潛鷗蓋訂向來之誤也

文選注以此爲隘口南樓

廬山甲於東南然最勝者則文殊臺之隋佛手巖之奇黃

龍寺之古樹開先寺之飛瀑可稱四絕

楊兵備煒少余三歲與其從兄大令倫皆童年舊交也以
戊戌庶常起家官至南昌太守公事去官復緣衡工例需
次道員今已發廣東到日卽署肇羅道矣其自嘲一首余
極愛其頸聯云舊叨甲第登瀛選新署頭銜納粟官洵紀
實也

章炯績溪人詩酷嗜昌谷已所作亦有神似者如娉婷鬼
女夜行役漆燈照見雙履跡土花蝕面不分明猶帶生前
小桃色年甫三十卒信乎其爲鬼才也

江上舍藩寓居江都實旌德人也爲惠定宇徵君再傳弟
子學有師法作小詩亦工其過畢昇山宮保墓道詩曰公

本愛才勤說項我因自好未依劉亦隱然自具身分余識
上舍已二十年惜其爲飢寒所迫學不能進也

孟東野詩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非世路之窄心地之
窄也卽十字而跼天踏地之形已畢露紙上矣杜牧之詩
蓬蒿三畝居寬於一天下非天下之寬胸次之寬也卽十
字而幕天席地之槩已畢露紙上矣一號爲詩囚一目爲
詩豪有以哉

我未成名君未嫁同傷淪落也爾得老成余白首同悲老
大也用意不同而奇慨則一

馬融西第頌陸游南園記事甚相類文人稱頌時宰功德
卽杜工部韓吏部亦不免何況明吳與弼諸人乎腕可斷

文不可作真高人一籌者矣

粉白黛綠古人皆言粉白黛黑楚辭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只張揖郭璞並云靚粉白黛黑也靚與艷同玉篇廣韻並同艷艷青黑色

李善文選注成於唐顯慶三年而三都賦皆標題云劉淵林注悉係後人追改蜀都賦注引管子曰四民雜處卽改民作人豈其避太宗諱而不避高祖諱者乎

黔中田教諭鈞能詩嘗記其題桃花源圖一律內頸聯云青隴人耕無稅地紅燈兒讀未燒書頗有新意乙卯八月初三日十三府教官錄科到者四人都勻縣訓導殷象賢南籠府訓導吳永輔安順府訓導鄧成洛平越府訓導冉

奇瑜試以論語題文一首秋海棠詩八韻吳永輔殷象賢
詩並可擅場吳詩云無枝憑鳥宿有葉庇蟲啾殷詩云浣
露香彌潔經風膩欲流一枝酣午夢數朵媚晴秋二人皆
己酉拔貢生詩筆清新亦田教諭之亞也

五丈原在郿縣西南與岐山縣接界原平如掌余癸卯歲
訪莊大令斫於郿縣會騎馬徧歷之原盡處有諸葛忠武
祠三楹以漢前將軍關神武配祠已荒圯余有長句記游
末云回風蕭蕭馬颯起如掌原平三十里是也丙寅三月
余在宣城忽有主簿郭蘭芬投請自云岐山人并言縣人
已重新五丈原諸葛忠武祠乞作一詩以刊祠壁余爲賦
一律云五丈原高氣杳冥三分國勞費調停地形縱復輸

中夏天象居然見木星丙魏尙懸直學相孫曹同魏小朝
廷茫茫川阜仍如昔渭水蒼涼太乙青郭本縣學生亦頗
能詩惜到任未半歲卽卒

僧果仲詠王昭君詩和我原漢策遣妻亦君精論斷平允
可以正前人漢恩自淺胡自深諸句之失

贈人詩能確切不移則雖應世之篇亦卽可以傳世乾隆
中宜興湯侍御先甲以建言爲

上所知旋卽擢鴻臚卿王太守嵩高時在揚州安定書院
代山長劉侍講星緯贈詩云海內共傳眞御史殿中新拜
大鴻臚人以爲稱題乾隆末葉蒙古伍爾泰以西安將軍
入爲協辦大學士旋卽正揆席孫兵備星衍乞萬進士應

襲代作一詩賀之內云唐代中書多節度漢家丞相卽將軍伍讀之亦擊節憶乙卯冬余以黔中使竣入都時畢尙書沉在辰陽籌餉邀留數日出其所定靈巖山館集屬題官移一嶽卽編一集蓋尙書自陝西河南擢督湖廣旋降撫山東不久仍復舊尙書一生愛才如命使節所歷五嶽又皆在部中故余詩中一聯云諸生並致層霄上五嶽分標各卷中前客河南撫署亦有贈尙書詩曰管下名山皆有嶽座中奇士盡談經時邵學士晉涵孫兵備星衍錢州判坵及余皆在幕中耳

余遊大別山日晚薄醉歷山澗中忽得一詩云朱顏壯士慘西日白髮女史悲餘春鬼桃初花怪鷓集神幄半燼祆

狐蹲此時此景不沈醉豈待三尺蓬蒿墳讀之覺有鬼氣
須更以醕酒沃之

李善注思舊賦引文士傳云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曰
向以琴來不曰已來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
平引絕於今日耶又引嵇康別傳曰袁左尼嘗從吾學廣
陵散吾每固靳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據二書則太平
引廣陵散當係二曲康臨刑所彈者太平引而又憶及廣
陵散也故余詠史詩曰交若不擇人異襍籍猖獗太平與
廣陵二曲一時絕

李善注文選雖止究音訓然亦間正文義如江淹恨賦或
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善注云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

好奇故互文以見義耳然實亦不然漢書揚雄傳焱泣雷厲旣可云焱泣卽可云危涕字書亦云焱疾也又昔人云心膽俱墜則墜心亦無不可蓋江氏雖好奇而亦無礙義訓也

王昭君賜單于一事琴操之言最得其實云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歎越席而起乃賜單于是昭君之行蓋由自請而西京雜記妄以爲事由毛延壽說最鄙陋而世俗信之何耶余曾有一絕正之云奇童請尺組奇女請和戎莫信無稽說媼妍出畫工

莊刺史斫余僚壻也長余十歲壬辰夏始訂交於甯國賦

院之青雲樓刺史博學能文生平慕王深甯品學輯其遺
文多至數卷亦可見其勤矣尤篤于友誼余遣戍道出邠
州刺史正官其地固留一日瀕行稱貸贈贖余到戍百日
會兩得刺史書以文與可戒蘇和仲詩相勗所謂北客若
來休問訊西湖雖好莫題詩是也余至今感之今歲客宛
陵偶登祐聖閣望青雲樓有懷刺史一律云五千里外談
遊迹三十年來歎離羣卽指訂交之始言之

余在黔中與彭廷棟花連布兩軍門交最厚後二君皆獲
勦銅仁苗匪先後死國事彭死正大營而花之死尤烈其
諭祭碑文余在翰林時所製叙死節事頗詳亦藉以報知
已也平時飲量尤洪至數斗不亂在軍營時余曾作平苗

凱歌十章寄福文襄相國內一首云出險方看建鼓旂居
然絳灌列偏裨前軍早報花連市已解長圍八永殺其才
勇可知

唐韓翃詩日暮漢宮傳蠟燭然燭之用蠟究不知起於何
時楚辭云蘭膏明燭華容備些文子曰膏燭以明白銷史
記曰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爲燭是古燭炬之外或亦以膏
爲之亦稱爲脂燭是矣桓譚新論燈中脂炷燹禿將滅徐
廣曰人魚似鮎四足正義引異物志云人魚似人形長尺
餘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爲燭卽此大抵古人之燭或用麻
或用木蓼或用胡麻或用脂膏並無所謂蠟燭潛夫論邊
利篇始有脂蠟明燈之語三國以後方屢見於書晉書及

世說石崇及石季龍皆以蠟燭炊又晉書周顛傳顛弟嵩以蠟燭投顛後魏書世祖南伐劉義恭獻蠟燭至齊梁間并有詠蠟燭詩合此數事觀之蠟燭容起於東漢以後詩人之詩固不必責以考據也說文亦無蠟字玉篇廣韻蠟蜜滓也西京雜記雖有閩越王獻高帝蜜燭事然雜記所言本非可據又按南粵王趙佗傳祇言獻桂蠹一器應劭注云桂蠹中蝸蟲也桂蠹係可食之物故小顏云此蟲食藜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西京雜記之蜜燭蓋因桂蠹而附會耳然亦可知蠟燭之制必起於粵中以其地有蜜滓也

鍾會遺榮賦潘岳閒居賦似乎能不及汲於仕宦矣然實

皆中躁而外恬心競而迹讓非僅不能欺人亦並不能自欺也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忘世之侶其天機活潑如此卽陳風詩人衡門之下可以棲遲之遺意也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憫時之儻其情致纏綿若此卽周南詩人陟彼高岡我馬元黃之遺意也余故謂魏晉人詩去三百篇未遠

牛女七月七夕相會雖始見於風俗通至曹植九詠注始明言牽牛爲夫織女爲婦自此以後遂皆以爲口實矣近時沈文憲德潛七夕感事一篇極自然亦極大方其一聯云只有生船無死舸果然天上勝人間蓋沈時悼亡期近

故也近時七夕詩遂無有過此者卽沈全集中詩亦無過此二語者

今人云凡食鼈者不得復食鳧蓋鳧能生鼈二者同食恐於腹中作蠱耳古食禁方卽有之淮南畢萬術亦云青泥殺鼈得鳧復生可證又畢萬術云燒鼈致鼈許慎注云取鼈燒之鼈自至試之亦殊驗

余友黃文學肇書平生事事謹飭卽作家書寄兒子亦必閉門具草竟日方竣其生徒常笑之然作家書本最難魏文帝典論亦引里語曰汝無自譽觀汝作家書余嘗以此觀親戚朋友其家書之簡淨明晰詞約而理足者必善爲文者也

詩各有所長卽唐宋大家亦不能諸體並美每見今之工律詩者必強爲歌行古詩以掩其短其工古體者亦然所謂舍其所長用其所短心未嘗不欲突過名家大家而卒至於不能成家者此也

高青邱詩高華而未沈實則年限之也李空同詩蒼莽而未變化則意氣之虛僞害之也大抵兩家詩不可以觀全集唯膾炙人口者佳耳

詩人所遊覽之地與詩境相肖者惟大小謝温台諸山雄奇深厚大謝詩境似之宜歛諸山清遠綿渺小謝詩境似之

遊山詩能以一二句曠括一山者最寫孟東野南山詩云

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可云善狀終南山矣。近日畢尚書沅登華山云。三峰三霄通。一嶽一石作。余丙午歲遊嵩高山云。四面各萬里。茲山天當中。或庶幾可步武東野。顧甯人詩有金石氣。吳野人詩有薑桂氣。同時名輩雖多。皆未能臻此境也。

王文簡之學古人也。略得其神而不能遺貌。沈文憲之學古人也。全師其貌而先已遺神。

用前人名句入詩。仿於元遺山而成於王文簡。然必不得已。則用其全句可也。若王文簡用杜詩意象。慘淡經營中。而必改末一字爲成字。非湊韻則直欲掩其迹耳。點金成鐵。其能爲文簡解乎。

詩可以作可以不作則不作可也陸劍南六十年間萬首詩吾以爲貽誤後人不少

吾鄉六逸詩惟揚起文宗發天分最高故所爲詩亦度越流輩錄其春日飲友人花下云桃花已紅顏李花已白首鮑家復值湯惠休千載風流一杯酒綠煙滿堂吹不開明月欲去花徘徊人間到底不能別除是襄陽醉裏回無意學太白而神致似之

言爲心聲固也然必謂製危苦之詞者所遇必窘阨作吉祥之語者處境必豐腴則亦不然吾鄉楊孝廉印曾及猶子上舍敦復一生喜作金華殿中語然孝廉一第後卽客死於外上舍則垂老不遇並不免飢寒則又事之不可解

者

劉明經大猷工制舉業窮老不遇而卒人不知其能詩也嘗讀其臨安懷古二十截句多未經人道語如岳忠武墓云地下若逢于少保南朝天子竟生還可云警策

凡作一事古人皆務實今人皆務名卽如繪畫家唐以前無不繪故事所以著勸懲而昭美惡意至善也自董巨荆闕出而始以山水爲工矣降至倪黃而并以筆墨超脫擺脫畦徑爲工矣求其能繪故事者十不得三四也而人又皆鄙之以爲不能與工山水者並論豈非久而離其宗乎卽詩何獨不然魏晉以前除友朋答贈山水眺遊外亦皆喜詠事實如古詩爲焦仲卿妻作以迄諸葛亮梁父吟

曹植三良詩等是矣至唐以後而始有偶成漫興之詩連篇接牘有至累十累百不止者此與繪事家之工山水何異縱極天下之工能借之以垂勸戒否耶是則觀於詩畫兩門而古今之升降可知矣

錢閣學載詠丁香詩云曉風縷絡索垂地細雨玲瓏玉倚天頗極體物之工

詠物詩有實賦者近人詠麝脂云南朝有井君王入北地無山婦女愁等是也有虛摩者全椒張明經龍光應試詠艾人云抱病七年嘗憶爾多情五日又逢君等皆是

或曰今之稱詩者眾矣當具何手眼觀之余曰除二種詩不看詩卽少矣假王孟詩不看假蘇詩不看是也何則今

之心地明了而邊幅稍狹者必學假王孟質性開敏而才氣稍裕者必學假蘇詩若言詩能不犯此二者則必另具手眼自寫性情矣是又余所急欲觀者也

詩有俚語而可傳者江甯燕秀才山南句云神仙怪底飛行速天上程途不拐彎思之卻有至理

嚴侍讀長明詩致清遠善能借古人意境轉進一層記其在秦中消寒四集同詠蠟梅句云幾時過小雪一樹恰斜陽可云工巧然生平不能造意造句是以尙難方駕古人吾友孫君星衍工六書篆籀之學其爲詩似青蓮昌谷亦足絕人然性情甚僻其客陝西巡撫畢公使署也嘗眷一伶郭芍藥者固留之宿至夜半伶忽啼泣求歸時戟轅已

鎖孫不得已接長梯百尺自高垣度過之爲邏者所獲白
於節使節使詢知其故急命釋之若惟恐孫之知也後酒
間凌肆益甚同幕者不勝其忿爲公檄逐之檄中有目無
前輩凌轢同人諸語節使見而手裂之更延孫別館有加
禮焉時程編修晉芳以貧病乞假詣西安節使虛上室迎
之未數日卽病節使率姬侍爲料理湯藥不歸寢者旬日
及卒凡附身附棺之具節使及余輩皆躬親之不假手僕
隸也一日兩舉哀官吏來弔者竟忘程爲客死矣櫬歸日
復以三千金恤其遺孤時言舍人朝標投節使一詩曰任
防全家欣有託彌衡一箇儘容狂洵實錄也孫後以乾隆
丁未第二人及第自編修改部今官山東督糧道

謝元暉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詩宣城圖經及方志
藝文載此詩土人遂以今城東十里新林浦板橋當之不
知非也景定建康志板橋在江甯縣城南三十里新林橋
在城西南十五里金陵故事晉伐吳丞相張悌死之悌家
在板橋西揚州記金陵南沿江有新林橋卽梁武帝敗齊
師之處新林板橋皆沿江津渡之所元暉自都下赴宣城
故先經新林後向板橋也詩首二句卽云江路西南永歸
舟東北驚是矣若今宣城東新林浦板橋距江甚遠何得
云天際歸舟雲中江樹乎圖經方志誤認之宣城三字卽
以爲二地皆在宣城非也李太白詩獨酌板橋浦古人誰
可徵元暉難再得灑酒氣填膺卽指謝此詩而言

揚州舊城有文選樓土人相傳以爲梁昭明撰文選之處不知非也昭明未嘗至揚州蓋實隋曹憲注文選之樓李善卽憲弟子亦州人也余曾有詩正之曰隋唐開選學曹李足名家一代人材盛茲樓歲月賒戶通金屈戍城傍玉鉤斜借問今時彥何人擅五車

曾孫用勳校刊

北江詩話卷五

李太白詩不特天才卓越卽引用故實亦皆領異標新如蓬萊文章建安骨後漢書竇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鄧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卽是白所言蓬萊文章卽東觀文章也俠客行鄆邯先震驚邯鄆古未有倒言鄆邯者然張宴漢書注邯山在邯鄆縣東城下單盡也是鄆邯先震驚爲盡邯山之地皆震驚耳白詩不肯作常語如此他若行路難上雲樂等樂府皆非讀破萬卷者不能爲也

乾隆中葉以後士大夫之詩世共推袁王蔣趙矣然其詩雖各有所長亦各有流弊好之者或謂突過前哲而不滿

之者又皆退有後言平心論之四家之傳及傳之久與否亦均未可定若不屑於傳與不傳而決其必不可不朽者其

為錢施錢任乎宗伯載之詩精深太僕朝翰之詩古茂通

副澧之詩高超侍御大椿之詩淒麗其故當又求之於性

情學識品格之間非可以一篇一句之工拙定論也今四

家俱在試合袁蔣等四家並觀之吾知必有以鄙言為然

者矣太僕詩以四言五言為最次則歌行即近體亦別出

杼軸迥不猶人讀其詩可以知其品也五言哭亡婦云白

水貧家味紅羅舊日衣七言志感云委蛇歲月羞言祿寂

寞功名稱不才何婉而多風若此侍御於三禮最深所著

深衣考等禮家皆奉為矩度故其詩亦長於考證集中金

石及題畫諸長篇是也然終不以學問掩其性情故詩人
學人可以並擅其美猶記其送友一聯云無言便是別時
淚小坐強於去後書情至之語余時時喜誦之

本朝文教覃敷卽異域人亦皆工於聲律余嘗見滇中土
司李鴻齡詩幾欲俯首至地鴻齡雖寄居蒙自實緬甸國
人五言歌行實有奇趣近體則個儻風流幾欲合方城玉
谿爲一手與粵東之黎洵可稱勁敵誰謂九州之外六經
之表無奇傑備偉之士乎

余嘗讀魏書崔浩傳而歎其學識迥非代朔諸臣所能冀
及然至於殊死者史家以爲非毀佛法所致豈其然哉蓋
其人事事欲見已之長遂事事欲形人之短耳其論王猛

慕容恪劉裕可云當矣余則以此論浩曰若崔浩之達識
魏太武之荀彧也以浩觀之而高允爲不可及矣余嘗有
詠史樂府論浩允云臣才區區勞獎識清河司徒臣不及
蓋謂此也

近時詩之能學盧玉川者無過江甯周幔亭有詠僕夢魘
詩云被我一聲噉跌碎夢滿地可謂奇而入理矣次則上
虞張上舍鳳翔其詠西瓜燈云藍團盧杞臉醉芻月支頭
杜工部詩赤岸水與銀河通前人卽以在今江甯六合縣
者當之郭璞江賦所云鼓洪濤於赤岸李善文選注赤岸
在廣陵輿縣是也余以爲雖詩人放筆所及固不可以道
里繩之然地勢畢竟太迥遠水經注河水下引孝經援神

契曰河者上應天漢西京雜記亦有河水上通天河之說則此赤岸當以在黃河者爲是今考水經注大河又東逕赤岸北卽河夾岸下引秦州記枹罕有河夾岸廣四十丈云云是赤岸在枹罕縣矣上距河源甚近當卽工部詩所云與銀河通者也

詩奇而入理乃謂之奇若奇而不入理非奇也盧玉川李昌谷之詩可云奇而不入理者矣詩之奇而入理者其惟岑嘉州乎如遊終南山詩雷聲傍太白雨在八九峯東望紫閣雲西入白閣松余嘗以乙巳春夏之際獨遊南山紫閣白二閣遇急雨回憩草堂寺時原空如佛山勢欲頽急雨劈門怒雷奔谷而後知岑詩之奇矣又嘗以己未冬杪謫

戍出關祁連雪山日在馬首又晝夜行戈壁中沙石嚇人
沒及髀膝而後知岑詩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
走之奇而實確也大抵讀古人之詩又必身親其地身歷
其險而後知心驚魄動者實由於耳聞目見得之非妄語
也

北史盧思道傳年十六中山劉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
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復
爲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余嘗有詩曰劉松製碑銘思道難了了思道旣讀書爲文
松不曉信知學益人飢者待之飽明明愚與智一日互顛
倒詞章尙如此何況窮理道百事且勿營局門讀書蚤觀

思道之言而益知孫奉之妄矣

李諡傳少師事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諡請業與此同

體物之工後人有未及前人者卽如漢唐以來詠蘭詩亦至多矣而楚辭九歌以二語括之曰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祗八字而色香味並到詠橘詩亦多矣而九章之橘頌以十四字括之曰曾枝剡葉圓果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祗四語而枝葉蒂幹花實形狀采色並出後人從何處著筆耶

唐書白居易傳嘗與胡杲吉皎鄭據劉真盧貞張渾狄兼蒼盧賁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按居易集中亦歷述九人官爵里居姓字以年齒爲序蓋事實仿於後魏中書令高允之徵士頌歷載中書侍郎固安侯范

陽盧元子真等三十四人而各係以頌其前後當亦以年
爲次吾鄉莊氏南華九老會其附入者又二十一人石門
君之孫徵君宇達亦各爲頌以繫之亦仿允之例也余曾
爲作序見集中

杜工部之在嚴鄭公幕府也所作詩與鄭公不同杜牧之
之在牛奇章幕府也所作詩與奇章公不同歐陽文忠公
之在錢思公幕府也思公學西崑而文忠則學杜陸渭南
之在范石湖幕府也石湖主清新而渭南則主沈鬱故能
各自名家并拔戟自成一隊卽明沈明臣徐渭之在湖梅
林幕府梅林雖不作詩然二君亦皆能各極所長雖督府
嚴重尙各有脫略儀檢不可一世之槩惟吾鄉邵山人長

蘅初所作詩既描摩盛唐苦無獨到及一入宋商邱幕府則又亦步亦趨不能守其故我矣人或以其名重尙豔而稱之吾以爲其品既不及前脩則其詩亦更容論定也

唐杜光庭爲道士撰集諸道經多以已說參之俗語稱杜撰或以爲卽始於此非也顏氏家訓雜藝篇江南閩里間有畫書賦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識字輕爲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言後生頗爲所誤考林罕字源偏旁小說序又作隸書賦云假託許慎頗乖經據實則陶先生弟子杜道士所爲大誤時俗吾家子孫不得收寫云云余意杜撰二字蓋出於此然兩人皆姓杜又同爲道士又皆工作僞可怪也余嘗有消夏十絕其一云有鵝欲換

書甯取羲之鑷不學兩道流後先工作僞

岳陽樓望洞庭湖詩少陵一篇尙矣次則劉長卿疊浪浮
元氣中流沒太陽余以爲在孟襄陽氣蒸雲夢澤波撼岳
陽城二語之上逼首亦較孟詩遒勁

余昨過錢清鎮有闡開詩人孫

秀芬

欲執贄門下余婉辭卻

之然問其所作中有詠夕陽一律其頸聯云流水杳然去
亂山相向愁居然唐賢興到之作余歎賞久之以爲可以
配王曉月也

高麗使臣朴齊家工詩及畫其入貢也慕中國士大夫每
有一面輒作見懷詩一章多至五十餘首可謂好事矣按
朴本吳越著姓東國通鑑云新羅景明王七年吳越國文

士朴嚴投高麗爲春部少卿吳任臣十國春秋吳越武肅
王世家亦云天寶十六年我國文士朴嚴之裔自唐末至
今已八九百年尙爲其國文學侍從之臣世澤可云長矣
文宋瑞有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詩黃梁得失俱成幻五十
年前元未生蓋是時信國正五十也與阿文成五十自壽
詩四十九年前一日世間原未有斯人二公之詩不謀適
合均不愧英奇本色

李昌谷酒酣喝月使倒行語奇矣而理解不足若宋遺民
鄭所南翻海洗青天句則語至奇而理亦至足遂爲古今
奇語之冠

陳明經增海甯人束髮卽有詩名然屢試不第人以三十

老明經目之余識之於江陰官廨出近作就正因決其必當遠到其詩尤工七言如襍興云未開桃李村無色來話桑麻客有情齋居云騎月雨從春後積出山雲在樹頭濃閑意云紅樓日晚愁多少翠被春寒夢有無牡丹云一尺梳鬟爭玉面千金論價買春風其詩箴十六篇學司空表聖體亦有新意

年家子管學洛工制舉業四十不售遂入貲爲郎然詩與詞皆工實爲後來之秀記其雨中牡丹四絕末一首云小窗燈影照無眠簷漏聲欲曙天更比落紅還可惜倚闌人不似當年可云丰神絕世其賀新涼詞中數語云恨不奮身千載上趁古人未說吾先說亦有新意

唐有兩李龜年一在僖宗時見五代史南詔蠻下云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云云是李龜年又唐之宗室也

詩之遇合有得之於柱帖者吾鄉錢侍講名世未遇時畱滯京邸歲除幾無以爲生時新城王文簡官刑部尙書素好士錢不得已以春帖子干之云尙書天北斗司寇魯東家文簡大契之周卹甚至并爲延譽錢不久遂登上第

乾隆間丹徒鮑山人舉旅客維揚時博陵尹少宰會一以前巡撫視嵯邗上方抵任商人浼山人爲聽事柱聯山人書十六字云淮海維揚貢金三品文武吉甫爲憲萬邦少宰一見賞歎欲絕知爲山人所作遂延入爲上客山人一

生溫飽皆十六字之力也

徐凝廬山瀑布詩終古長如匹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東坡以爲惡詩是矣然東坡詩如嶺上晴雲破絮帽樹頭曉日挂銅鉦諸聯獨非惡詩乎且非獨此也銅鉦又屬湊韻嘗有友人子以詩見示筆甚清脆卷中忽以銅鉦二字代曉日予曾諭之曰東坡此種最不可學今用庚字韻故曰銅鉦若元字韻則必曰銅盆寒字韻則必曰銅盤歌字韻則必曰銅鍋矣坐客皆失笑韓退之縞帶銀杯亦同此類里中楊氏自前明至

國朝科第不絕土人傳爲旗竿里楊氏是也其子弟會文之所曰騰光館饒有泉石之勝凡外人預斯會得雋者又

數十人。余童年亦預焉。然楊氏子弟工制藝者極多。若以詩名者。惟上舍元錫爲最。所著有攬輝閣集。歌行尤擅。場五七言律詩亦豪宕自喜。五言如狂名千載。後心事一杯中。幾人能小住。終歲爲誰忙。萬瓦露華白。一窗燈影紅。七言如論才直欲兒文舉。罵坐猶能弟灌夫。雲泥可隔交終淺。蕉鹿相尋夢或真。屋漏牆圯云難使。壁如司馬立竟無。垣與段干踰皆戛戛。獨造非尋行數墨者所能到也。

秋試揭曉。順天江南類皆在重九前後。揚州申副憲徽官京師。日重九日同人集墨審殿登高賦詩云。古來重九西風冷。明日長安落葉多。蓋是年以初十日揭曉也。人傳誦以爲工。今歲余偶在里中。重九前同人日日讌集。聞江甯

當以初七日揭曉亦賦一詩云回風已墮千林葉冒雨誰
登九日樓皆借落葉以喻報罷之人惟此回揭曉在重九
前情事又不同耳

余督學貴州日曾兩值鄉試甲寅乙卯是也先期卽拔取
十三府諸生之能文者聚貴山書院中院中生徒有額缺
余捐廉俸爲廣額數十名科歲兩試皆先期於五月前抵
省五月一日試諸生頭場準例四書文三首詩八韻以一
日夜爲限二三場亦然余亦宿書院中俟諸生交卷畢始
歸六月一日則試二場七月一日則試三場時總憲馮公
光熊方撫黔中與余尤相契每書院扃試日亦分派文武
員弁巡邏以防傳遞余又苦黔中無書先令人於江浙購

買十四經二十二史資治通鑑通典通考以及文選文苑
英華玉海等書此書院中令諸生尋誦博覽試三場日并
明諭諸生曰所問策皆在此數部中諸生能各尋原委條
析以對卽屬佳士不必束書不觀也後張吉士本枝胡吏
部萬青等會試皆以對策獲雋卽其效矣貴州中額祇四
十名甲寅科肆業書院者中至二十四名乙卯科復中至
二十七名可云多矣任滿日督撫例以學臣賢否具摺入
奏時督臣爲大學士福康安撫臣卽總憲卽以此具奏爲
學臣課士之效丙辰召見時復蒙

純皇帝垂詢及之亦異數也試後余輒令院中生徒錄閣
藝送署中爲決去取頗復不爽乙卯歲銅仁苗匪滋事督

撫並在軍營代辦監臨者爲鍾祥賀方伯長庚是科余決
院中生徒中式者當有八人填榜日自第六名起至四十
名止所擬者僅得五人方伯好立異同不待填榜竟卽笑
向余曰使者此次決科當有一二名遺漏矣余亦笑應之
曰且待填畢再議及書五魁竟則黃生鶴魁多士張生本
技第二胡生萬青第四八人者竟無一不售方伯忽大驚
曰何術之神若此余曰此易曉耳順天江浙大省積卷至
萬餘可中可不中之卷又多故難預定若貴州則入試者
僅三千人其科歲試皆在三名以前者平日能文可知所
懼者八韻詩五道策或擡頭不諳禁例及有平灰失粘等
病耳余皆束之於書院中一月教課課藝成皆面指其得

失則以上諸病漸可以除闡藝又復過人甯有不售之理耶諸公皆悅服而散

古詩青河畔草一篇連用疊子蓋本於離騷九章之悲回風

離騷以後學騷者宋玉賈誼東方朔嚴忌王褒劉向王逸等若干人而皆不及騷以絕調難學也陶淵明以後學陶者韋應物柳宗元以迄蘇軾陳無已等若干人而皆不及陶亦以絕調難學也庾信哀江南賦無意學騷亦無一類騷而轉似騷王維裴迪韞川諸作元結春陵篇及浯溪等詩無意學陶亦無一類陶而轉似陶則又當於神明中求之耳

說苑鄂君乘青翰之舟下鄂渚浮洞庭榜人擁楫而歌鄂君舉繡被而覆之云云此鄂君當亦以封於鄂得名按史記楚世家熊渠伐庸揚粵至於鄂乃立其中子紅為鄂王世家蓋據世本是鄂之名已久即楚辭乘鄂渚而反顧亦當在鄂君之前而地理書乃云鄂渚以鄂君得名其誤已不足辯矣余戊辰年江行曾有一絕正之曰楚詞鄂渚由來舊轉說嘉名孽鄂君一等荒唐不須述朝為行雨暮行雲

江夏縣有邵陵王廟祀梁邵陵王綸香火尚盛余亦以詩正之云一間茅屋荆昭廟卻有層臺祀此王不敢更將碑石讀傷心韋粲死青塘

自黃州至漢陽江岸南北名山極多然山名大半起唐宋時非禹貢山川及漢書地理志等之舊也如大別小別等山誤始於唐李吉甫內方山壺頭山烏陵峯等誤始於宋樂史漢川之赤壁山誤亦始於吉甫黃岡縣之赤壁山本名赤鼻山誤始於宋蘇軾他若武昌縣亦有西塞山通城縣有雞籠山皆非舊地蓋辯之不勝辯矣大別小別等者在文集中江行抵黃州亦有一絕云坡老尙難知赤壁路人更莫指烏林惟餘鮑照書臺在風月千年是賞心蓋謂此也

劉長卿開寶進士全唐詩編在李杜以前蓋計其年代實與王孟同時然詩體格既殊用意亦迥別前人以長卿冠

天歷十子蓋以詩境而論實異於開寶諸公耳卽如同一
謫官也摩詰則云執政方持法明君無此心不特善則歸
君亦可云婉而多風矣若文房之將赴嶺外畱題蕭寺遠
公院則直云此去播遷明主意白雲何事欲相留殊傷於
婍直也孟浩然之不才明主棄亦同此病宜其見斥於盛
世哉劉孟之不及王亦以此

有心作衰颯之詩白香山是也如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
時夫年始三十九何便至歲暮日斜此有心作衰颯之詩
也若無心作衰颯之詩則亦非佳兆如顧況之老夫年七
十不作多時別柳宗元之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
流年等詩是矣余友黃君仲則方盛年忽作一詩云茫茫

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余竊憂之果及中歲而卒
余六十後忽以不得已事重赴漢江將歸同人餞於黃鶴
樓江岸以爲不更能作楚遊矣余故反其意作留別一首
云未覺山公興便頽殘年短景苦相催瀕行不與仙人別
此世偏應一再來或亦自相慰藉之語耳

武昌魚雖多而味稍薄卽以鱖黃魚而論產關以東者爲
最次則東南沿海若武昌所產則味鮮而實薄矣惟槎頭
縮頭鮠及鱖花則洞庭湖者爲最其次則武昌黃州一帶
江水中余自九江沂流至漢陽日市此二魚自給飽飯後
輒誦唐張志和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一詞
爲之神往

唐崔塗詩曹瞞尙不能容物黃祖何因解愛才前人每以此二語爲禍正平一生定論矣殊不知非也知正平者孔北海以外惟祖一人觀其謂惟處士能道祖意中語則非不知已可知其子又能使賦鸚鵡則賞音復在一家是已後正平之不得其死實自取之若以春秋誅意之法斷之則殺正平者仍屬曹瞞非黃祖也曹瞞不肯居殺士之名故送之劉表表名列顯厨又漢末之好名者故又轉而至黃祖耳卽以三國鼎峙之主而論諸毛繞涿便以殺身謂蜀先主能容之乎張子布之積薪虞仲翔之遠謫倘歸之孫討虜謂討虜能容之乎是正平之殺身本由素定黃祖特不幸居殺正平之名耳余前有詩云狂生不殺示有容

磨刀仍復及孔融非刻論矣昨過鸚鵡洲有感又賦一絕
云一杯酌爾楚江干雪涕隨風感萬端不解愛才仍嫁禍
平心黃祖勝曹瞞願與論世者更決之其次則杜拾遺之
於嚴武亦正平之往事也雲溪友議以爲武欲殺杜甫寇
鉤於簾者三其母徒跣救之始免李白之蜀道難爲房琯
杜甫而作也事雖不可盡據然觀其贈甫詩莫倚善題鸚
鵡賦一語則已兆殺機矣甫之得免禍亦幸已哉平心論
之對其子孫斥名其祖父事本難堪卽以此殺身亦非盡
嚴武之過也

潘安仁之斥孫秀徵時蘇子瞻之揚章惇陰事亦皆取禍
之道不可爲法

康熙中葉大僚中稱詩者王宋齊名宋開府江南遂有漁
洋縣津合刻相傳趙秋谷宮贊罷官南遊過吳門宋側展
迎之以合刻見貽趙歸寓後書一柬復宋云謹登漁洋詩
鈔縣津詩謹璧宋銜之刺骨時王已爲大司寇宋便中以
千金貽之欲王賦一詩作王宋齊名之證王貽以一絕云
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
揚州與宋黃州此時不錄集中見盧運使見會所輯山左
詩鈔若平心論之趙固傷輕薄然宋豈止不及王亦并不
及秋谷也至吾鄉邵山人長蘅所作詩序實係阿私所好
不足爲據余過黃州日憶及此事亦會賦詩云百年誰續
雪堂遊苦竹寒蘆起暮愁畢竟後來才士少詩名數到宋

黃州未知諸君子以其言爲諦否

曾孫用勲校字

北江詩話卷六

開寶諸賢七律以王右丞李東川爲正宗右丞之精深華妙東川之清麗典則皆非他人所及然門徑始開尙未極其變也至大厯十才子對偶始參以活句盡變化錯綜之妙如盧綸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劉長卿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劉禹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白居易曾犯龍鱗容不死欲騎鶴背覓長生開後人多少法門卽以七律論究當以此種爲法不必高談崔顥之黃鶴樓李白之鳳皇臺及杜甫之秋興詠懷古跡諸什也若許渾趙嘏而後則又惟講琢句不復有此風格矣

七律至唐末造惟羅昭諫最感慨蒼涼沈鬱頓挫實可以遠紹浣花近儷玉溪蓋由其人品之高見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次則韓致堯之沈麗司空表聖之超脫真有念念不忘君國之思孰云吟詠不以性情爲主哉若吳子華之悲壯韋端已之淒豔則又其次也

皮陸詩能寫景物而無性情又在唐彥謙崔塗李山甫諸人之下

韋端已秦中吟諸樂府學白樂天而未到開再幸梁洋過揚州謁蔣帝廟諸篇學李義山温方城而未到然亦唐末一巨手也

王建張籍以樂府名然七律亦有人所不能及處建之贈

閻少保云問事愛知天寶日識人皆在武皇前華清宮感
舊云輦前月照羅衣淚馬上風吹蠟炬灰籍之贈梅處士
云講易自傳新注義題詩不署舊官名寒食內宴云瑞烟
深處開三殿春雨微時引百官皆莊雅可誦

圖經馮夷華陰潼關里人也服食成水仙爲河伯今考王
充論衡夏桀無道費昌問馮夷云云是馮夷尙屬夏末時
人然山海經已有馮夷之都則與夏時馮夷又屬兩人地
書又云河伯馮夷者本呂公子之妻是河伯又屬女子三
人皆名馮夷皆爲水仙又皆作河伯可異也

馮水
同音

同年秦觀察維嶽壯歲悼亡卽不置姬侍雖官鹽筴自奉
一如諸生詩不多作然蹊徑迥殊語語超脫五言如泊舟

江岸云江堵魚爭釣衡陽雁正回七言如黃岡卽事云新
茶雀舌關心久舊牘蠅頭信手鈔他若勘災展賑諸作則
又仁人之言語語自肺腑流出者矣

昌黎詩有奇而太過者如此日足可惜一篇內甲午憩時
門臨泉窺鬪龍豈此時時門復有龍鬪耶若僅用舊事則
窺字易作思字或憶字爲得

皇甫持正不長於詩故評詩亦未甚確卽如元次山詩文
皆別成片段而持正乃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余頗
不爲然下云長於指敘始得次山梗概蓋持正究長於評
文不長於論詩耳

孟東野詩篇篇皆似古樂府不僅遊子吟送韓愈從軍諸

首已也卽如良人昨日去明月又不圓魏晉後卽無此等
言語他若昌黎南山詩可云奇警極矣而東野以二語敵
之曰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宜昌黎之一生低首也次
則上天下天水出地入地舟造語亦非他人所能到高常
侍之於杜浣花賀祕監之於李謫仙張水部之於韓昌黎
始可謂之詩文知已卽如水部祭韓公詩云獨得雄直氣
發爲古文章亦惟此二語可該括韓公詩文外若白太傅
何常不傾倒昌黎然僅云戶大嫌甜酒才高厭小詩而已
蓋韓白詩派不同故所言只如此而已

李樊南之知杜舍人亦非他人所及所云惟其有之是以
似之也

讀仙獨到之處工部不能道隻字謫仙之於工部亦然退
之獨到之處白傅不能道隻字退之之於白傅亦然所謂
可一不可兩也外若沈之與宋高之與岑王之與孟韋之
與柳溫之與李張王之樂府皮陸之聯吟措詞命意不同
而體格並同所謂笙磬同音也唐初之四傑大厯之十子
亦然欲於李杜韓白之外求獨到則次山之在天寶昌谷
之在元和寥寥數子而已詩文並可獨到則昌黎而外惟
杜牧之一人

又有似同而實異者燕許並名而燕之詩勝於許韋柳並
名而韋之文不如柳溫李並名而李之駢體文常勝於溫
此又同中之異也詩與駢體文俱工則燕公而外唯王楊

盧駱及義山五人

杜工部盧玉川諸人工詩而不工文皇甫持正孫可之諸人工文而不工詩

元和長慶以來詩人如白太傅杜舍人皆有節槩非同時輩流所及其寄情深色亦同余昨有題琵琶亭一絕云兒女英雄事總空當時一樣淚珠紅琵琶亭上無聲泣便與唐衢哭不同其二云江州司馬宦中唐誰似分司御史狂同是才人感淪落樊川亦賦杜秋娘

武元衡沈詢皆死於非命未死前一日皆爲五言斷句遂皆作詩讖詢詩云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離果夫婦併命元衡詩云夜久喧暫息池臺惟

月明無因駐情景日出事還生果日未出而先隕又何其
奇也較潘岳寄石崇詩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其驗尙
在數年以後者不爲異矣

汪文學璨旌德人隨父賈於秦州遂寄居焉雖賈而工詩
其弟秀才瓚受業於余璨時以所作託瓚寄質余心賞之
惜年未三十而卒臨終屬其弟乞余爲作詩序余憐而許
之猶憶其寄婦詩云不知何處秋砧急錯認山妻搗藥聲
春闈云陌上小桃紅不了可能開到壻歸時蓋工於言情
者余序中以唐李觀爲比李翱所云觀之文如此官止於
太子校書年止於二十九今璨功名止於上舍生年亦止
二十九均可云才人命薄矣弟瓚亦能詩其寒食訪余里

第有句云寒食連番雨桃花到處村

高侍郎啟以宮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二語賈鵬至於殺身不知廸詩實有所承語意非創自啟也唐王涯宮詞三十首之一云白雪獨兒拂地行慣眠紅毯不會驚深宮更有何人到只曉金階吠晚螢詞意與廸詩略同但較廸詩稍蘊藉耳

隋文帝獨孤皇后以高嬬呼之爲一婦人遂銜恨刺骨然唐太宗后長孫氏亦開國皇后也其病中諭太子卽自稱一婦人何度量之相越一至此也卒之隋一傳而亡唐延祚至四百年亦未始不由於閻德矣

古人卜葬必先作買地券或鐫於瓦石或書作鐵券蓋俗

例如此又必高估其值多至千百萬又必以天地日月爲証殊爲可笑然此風自漢晉時已有之明嘉靖中山陰縣民於本縣十七都地墾得晉太康五年瓦剝云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冢地一邱東極闕澤西極南騰南極北背北極湖直錢四百萬卽日交畢日月爲質四時爲任太康九年九月廿九日對共破剝民有私約如律令後閱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縣燕川青陽壩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勅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事在唐哀宗時則唐五代時土風尙然其錢數必如此者蓋不欲滿十萬或當時俗例然耳不知此例自何代始止然今人於墓前列界石書四至尙本於此余

爲山陰童鈺題楊紹買地蒨歌在集中

今人言一日十二時若古人止有十時左傳昭五年卜楚
邱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是也今人推祿命者言八字若
宋以前只有六字蓋第用年月日不取時也

甯國府圖經涇縣西五里有涇子勢故居云勢南齊明帝
時爲相國嘗捨宅爲寺云云名勝志勢又作髡蓋非今考
唐李公佐南柯記云東平涇子勢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
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
酒忤帥斥逐家居廣陵郡東十里當卽其人下云貞元九
年九月因沈醉致疾云云無論公佐此傳皆屬寓言卽實
有其人亦唐中葉人非南齊也又云官相國豈幻夢中位

居台輔卽信以爲實耶圖經及方志蓋又因公佐所言而附會之地理家遂采爲名勝古蹟誤之誤矣

又涇縣名宦於三國吳時首列陳焦云生有善政死卽畱葬桃花潭側宣德中縣志并載焦葬後七日穿土化爲小兒坐於墓上久乃不見云云皆因吳志孫林傳於永安四年載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太平廣記再生部引五行志亦同一志並云安吳民則非涇縣宰可知方志之誣妄如此而人輒信之並列於祀典何也

詩雖小道然實足以覘國家氣運之衰旺卽如五代晉時馮道奉使契丹高祖宴之於禁中及使回道賦詩云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蓋是時燕雲十六州已割

屬契丹國勢奄奄如日之垂暮故雖宰相作詩而氣象衰
颯如此至宋則不然太祖太宗之世宇內漸已削平景物
熙熙已若日之初煦故李昉禁林春直詩云一院有花春
畫永八方無事詔書稀又昌陵挽詩云奠玉五回朝上帝
御樓三度納降王何等氣象蓋同一宰相也而吐屬不同
如此孰謂詩不隨氣運轉移乎

謝靈運山居賦李德裕平泉草木記其川壑之美卉木之
奇可云極一時之盛矣然轉眼已不能有尙不如申屠因
樹之屋泉明種柳之方轉得長子孫永年代也蓋勝地園
林亦如名人書畫過眼雲烟未有百年不易主者是知一
賦一記雖擅美古今究與昭陵之以法書殉葬元章之欲

抱古帖自沈者同一不達矣

曾孫用勲校字